

長相憶 · 永難忘

懷念胞兄周書楷

(本文插圖刊第七頁)

● 周書芳 (大陸女作家)

哥哥周書楷離開人世快一年了，我總以為這是一個夢。不願想到他真的死去，如果一但證實他是真的不在人間，我的心便針刺般劇痛。的確，以他那健壯的身體、精明的頭腦，怎麼會出現如此殘忍的現實？蒼天何亟，不能假以天年。死者已矣，留給生者無盡的哀思與回憶，此情將永不能消失。

我們兄妹由於八年抗戰及隨後的海峽兩岸隔離的關係，一起相聚的時間較短，對於他的經歷知道不多，唯將青少年時期一些往事寫出來，以抒發我對哥哥的哀思。

從小不凡勤奮好學

我們兄妹二人，出生於湖北省安陸縣北郊周家河一個世代書香家庭。祖父為塾師，父親周菲田本是文人，後因不滿清廷的腐敗，憤而投筆從戎，一九二五年，曾任于學忠師少將參謀長。母親毛氏亦出身漢陽縣名門，知書識禮賢淑端莊。民國二年（一九一三）年八月二十一日，父母寓居北京時哥哥降生。他從小不凡，天資過人，據父親說，哥哥會吃奶時就開始認字，吃一口奶認

一個字。由於父親公務繁忙，其幼時教育全賴母親。母親對他管教甚嚴，爲了怕沾染不良習氣，平時不准他出大門，與其他孩子接近，只是在屋內讀書和玩耍。小孩子總是愛新鮮，想看看外面的世界，有一次他想去剛走到大門邊，母親便把竹條在桌上一拍說：「書楷到哪裏去了！」他惶恐地馬上跑到母親身邊認錯。他從小就是一個很聽話和守規矩的孩子，民國八年（一九一九），父親攜家南返，我也於這年出生於漢陽外婆家，從此，哥哥有了一個小伙伴，故對小妹非常珍愛。這個家庭是非常美滿與和諧的。

到民國十年（一九二一）年，不料禍從天降，母親因患毒症而溘然去世。當時哥哥八歲，我只有兩歲，還未斷乳，眼見幼兒弱女失去慈母，家庭倒了支柱，父親悲痛欲絕，父親對兒女看得很重，不放心將我兄妹寄托外家照料，便將我們帶在身邊，當時軍閥混戰正酣，父親軍務很忙，我們也隨軍顛沛流離於川鄂之間，那時哥哥已很懂事，對失母之痛感受很深，對剛學步的弱妹更加愛護，雖然請有保姆照料我倆，但哥哥則是我的第一保護神。及長，每憶及我呼母尋奶吃的情

景，總不免涕淚交流。

一九九二年六月，我帶維特、季特兩侄與哥哥在香港聚晤，他對兩侄說：「我和你們姑姑的童年，是在戰火紛飛的軍營度過的，並不幸福。」

一九二六年（民國十五年）北伐前夕，哥哥已十三歲，正是求學的關鍵時刻，父親一方面有鑒於時局混戰前途堪憂，不願再幹下去，主要的還是爲了教育兒子的問題，迫在眉睫，便毅然退役還鄉，在安陸城延請兩位有名望的教師分別爲其教授國文與英文兩科，國文教師張揆卿是安陸屈指可數，古學造詣很深的學者，在他精心培育下，哥哥精讀了四書、五經，具備堅實的文學功底。同時還請基督教會的董如松教授英語及數理，由於董老師是基督徒，使哥哥得以常與外國牧師、醫生等人接觸，這也是他英語啟蒙的優越條件，從而奠定了日後外文精湛的基礎。就在此時，他加入基督教，成爲一名少年基督徒。

他自幼勤奮好學，每天除上學外，回到家中總是複習到深夜，兩年中，學完了初中的全部課程。十六歲（一九二九年）便離開家庭，考入湖

北省立第三高中，在校三年總是名列前茅。讀高中時他開始寫文章，發表於當時報刊、雜誌上，並立志想做一個文學家。可是父親對此不以為然，認為自己為兒子的學業犧牲了前途，便希望兒子能遂其未竟之志，能有一番宏偉的事業，這就是對老父最大的安慰。綜觀哥哥的一生，可說是給父親交了一個完整的答卷，讓父親含笑九泉。

天才學生嶄露頭角

一九三一年，哥哥高中畢業考入南京國立中央大學政治系，他天資聰慧、思想敏捷，學習中常向老師提出各類問題，深得老師鍾愛。當時正值日寇侵佔我國東三省，全國人民義憤填膺，青年人更是血氣方剛，中央大學學生率先發起聲勢浩大的反日遊行示威活動，哥哥一貫愛國富有正義感，作為學生會的骨幹，站到了學生運動的最前列。由於當局的壓力，學校開除了為首的幾十名學生，哥哥也在被開除之列。只得輟學回到家中，此時他痛苦至極，終日閉戶悶坐。我父親也是愛國的，對兒子的愛國行動很能諒解，並加以撫慰。

大約不到一個月時間，校方來通知，令其復學，這真是吉人天相、喜出望外。原來是校方將除名學生送教育部審批時，部內認為周楷書是個人材，很有培養前途不能開除，這樣才得以重回「中大」繼續攻讀。

從此，他更加鑽研學業，成績優異，在當時教育部舉辦的東南十大大學國語和英語比賽中，均獲得第一名，此時他雄詞善辯的才能已嶄露頭角。

。成為「中大」的天才學生。他每次回家總要帶回許多獎品，如銀鼎、銀杯、銀盾等不計其數，家中簡直無法存放，這些都滲透著哥哥學習和智慧結晶。

哥哥考入大學後每年只在暑假回家一次，我和父親總是翻著日曆盼呀盼的，期望他的回歸。他一回家就熱鬧起來，經常有他的朋友來家暢敘，他們談學問、議時事，真是佳朋滿座，談笑風生。也使我這個十四、五歲的孩子，從中領悟到一些知識。他生性瀟灑、幽默，是位活躍份子，他愛音樂，也愛藝術，記得暑假在家還教我學會了兩首歌曲。《漁光曲》和《湘累》（郭沫若詞），回憶此情此景，如在昨日。

勤工儉學克服困難

由於父親一生持身廉潔，故退休回鄉時無多積蓄，鑒於在家鄉無住房，每年東搬西遷很傷腦筋，便決定自己建造一幢房屋，而將一點微薄積蓄用盡，隨之家庭經濟非常拮据，此時哥哥已進入大學二年級，為了不使他學業受到影響，父親便變賣生母和繼母陪嫁的首飾以支付學費。當時父親說：「這是母親留給書芳的東西，快賣光了！」。哥哥聽了很難過地說：「我將來一定會還給她的。」但賣首飾所得的款項仍很有限，哥哥體諒到家庭的困難，於是便大量撰寫文章，由於他文學根底深，加上思想敏捷，針對當時國際、國內形勢有獨特的見解和精闢的論述，故包括當時最權威的《東方雜誌》等報刊均常刊出他的作品，由此獲得一些稿費來彌補學費之不足，並同

時在一所中學兼課。就這樣渡過了大學的難關。因此，他求學並非一帆風順，而是以堅強意志，歷經艱苦奮鬥方取得成功。

一九三五年，哥哥從中央大學畢業後，因成績優異留校工作。從此挑起了家庭生活的擔子。記得開始每月工資為七十元，他每月寄回家四十元，只留三十元自己零用，把供養家庭視為神聖職責，每月如期寄回，連日期都不錯過。我當時還小，他在第一個月發薪時，即特給我寄十元錢用，他對弱妹憐愛之情於細微中可見。

哥哥在留「中大」工作期間，有次為學校印製一批資料，廠方為了拉生意，給他私人二百元酬金，他堅辭不受，認為這是不義之財不可得。其實當時他個人和家庭經濟狀況均是較緊張的，如無高尚品德，收下也無人知曉。後來他將此事稟告父親，父親聽了高興萬分，覺得兒子能繼承父志。哥哥這種廉潔奉公的情操一直貫徹始終，畢生不渝。

遠渡重洋任職英倫

在「中大」工作不到一年，一九三六年便調到國際聯盟同志會工作。當時會長是朱家驊，曾任「中大」校長，對哥哥的才能很欣賞，到這裡工作更便於發揮他之所長。在此期間，曾奉派去美國紐約出席「世界青年大會」，這是他首次出國參加世界性大會，獲益不淺。不久，抗日戰爭全面爆發，眼見半壁河山淪為敵手，國難當頭，他憂心如焚。正當此時國民政府派他去駐英國大使館任職，並同時入倫敦大學學習。



①周書楷（右二）與余紀忠（左一）劉達人（左二）餐敘時留影。

②周書楷（前排右五）與在台友好合影。



一九三八年八月，父親帶我和侄兒鴻特赴漢口爲他送行，並電邀正在湖南衡山的錚訓嫂同時趕到漢口，我們相聚於「利安客棧」。天倫歡聚亦喜亦憂，喜的是哥哥終能如願以償，出國深造。憂的是戰爭吃緊，武漢危在旦夕，此一別生死難卜，後會何期，當時哥哥要我隨錚嫂去湖南避亂，我因不肯離開父親未去。送別哥哥後我和父親返回安陸，錚嫂仍回衡山。時隔兩月，武漢即告失守，安陸亦隨之淪陷，父親攜帶我及鴻特亞特兩個侄兒遷至農村深山避居。

由於交通阻塞，無法與哥哥通信，直至一九三九年冬，才收到他由教會轉寄來一信，並附五百英鎊，父親和我喜出望外，在信中哥哥特別提到弱妹，雖遠隔重洋，其骨肉深情令人感嘆。翌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，就音訊斷絕。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後，始通過外交部田成三與兄取得聯繫。同年底，哥哥由駐英使館調回重慶外交部任秘書，適逢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來華調停國共兩黨衝突，外交部委派哥哥擔任馬歇爾的翻譯，參加三方會談。

一九四六年春隨國民政府返回南京。自從我們與哥哥取得聯繫後，他便負擔起我和侄兒的生活費用，一如父親在世一樣，每月按時寄回。當時我正在讀高中，他還經常給我寄來報刊和學習資料，關懷無微不至。

八年離亂首聚金陵

哥哥自從回國後，一直忙於國事。曾隨外交部長王世杰出席巴黎和會，擔任代表團團長顧問

和發言人，公務繁重一時無法顧及返鄉。當時我也在求學，無法即時去和哥哥聚晤，直到一九四七年夏，我高中畢業後才前往南京與兄相聚。分別八年，國事家事都有很大變遷，老父繼母和嫂子未得與他見面，便在戰亂中先後過早離開人世，乃終生遺憾。

此次兄妹金陵相見，真是悲喜交集感慨萬千。其時恰逢美國魏德邁來華調查內戰情況，並發表談話，哥哥接部內指示，起草答魏德邁文稿，工作很忙，他在百忙中還是抽暇陪我遊覽了南京名勝古蹟，夜晚泛舟玄武湖時，談敘到這幾年彼此的情況，傾吐肺腑之言。當時我方高中畢業，他爲我的前途作出計劃，並寫信給當時武漢大學校長周鯨生，要我報考「武大」繼續讀書，而我考慮到兩個侄兒已漸長，其學習和生活都需要我照料，於是便放棄升學，開始在家鄉小學任教，以求減輕哥哥的一些負擔。

在南京逗留約一週即離開，哥哥親自驅車送我登上輪船。一九四七年秋，哥哥工作稍空閒時，才得以請假一週，回到故鄉安陸，爲父親舉行隆重的祭禮，兄妹、父子暢敘天倫之樂。

相聚苦短又惻生離

一九四八年，他隨外交部遷往廣州，四九年夏我便去廣州再度與兄見面，其時國民政府準備撤離大陸，我去時氣氛已很緊張。哥哥對我說：「你來得正好，我正寫信讓你來一趟，目前局勢不利，我們要走了。你是沒有社會基礎的人，將來會有前途的。至於孩子們將增加你的負擔，

心實不安，但也只好如此了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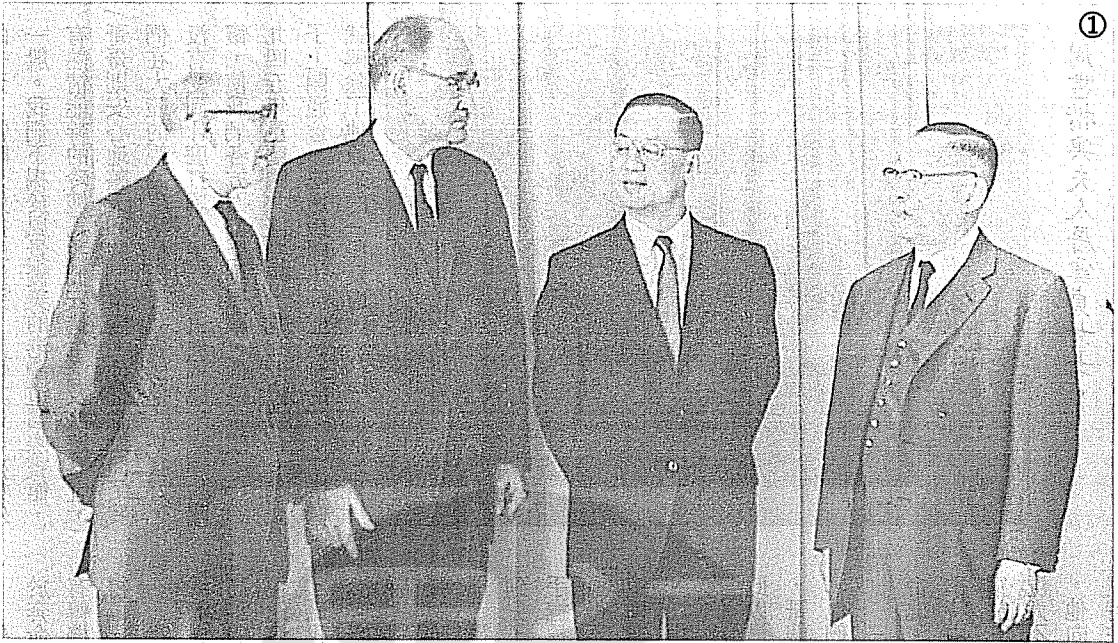
當時，人心惶惶，政府發給公職人員每人兩個月薪資，他全部交給我，他手中無錢非常困難，直到委派擔任駐菲律賓公使後才有好轉。這是一九九〇年在香港會面時他告訴我的。我在廣州只停留兩天，因恐粵漢鐵路中斷不能返回，則侄兒們將失去依靠，於是哥哥和莉嫂爲孩子們趕買了幾套衣服，我便匆匆離穗，哥哥親自送我至車站，這次分手，不知何時能再見，彼此心情甚是悵然。不料這一別竟是四十餘年。悠悠歲月剪不斷骨肉思念之苦，經常在夢中見到他秘密歸來或捎來書信，然而醒來卻是茫茫一片，只留下一枕憂傷的熱淚。

離別四十載又團圓

一九八七年，經多方努力，我們終於同哥哥取得聯繫。四十年音訊斷絕偶通消息，不啻喜從天降，令人欣慰萬分。在通信中，得知莉嫂已於一九八八年去世，由此我又對哥哥失去老伴後的孤寂無依感到憂慮，直到一九九〇年春，哥哥得以與玲嫂——屠雪貞女士結爲伉儷，我們才安心了。

玲嫂出身名門，品德高尚，學識淵博，有精深中外文學素養，對哥哥關懷體貼無微不至。我們爲哥哥晚年能得此賢內助和伴侶而慶幸。在她的大力支持下，我於一九九〇年八月五日，帶著鴻特亞特兩侄及我女兒湯超英，懷著興奮的心情，首次赴香港與兄嫂團聚。抵達九龍車站時，哥嫂已在站前迎候我們。闊別四十一年終於有見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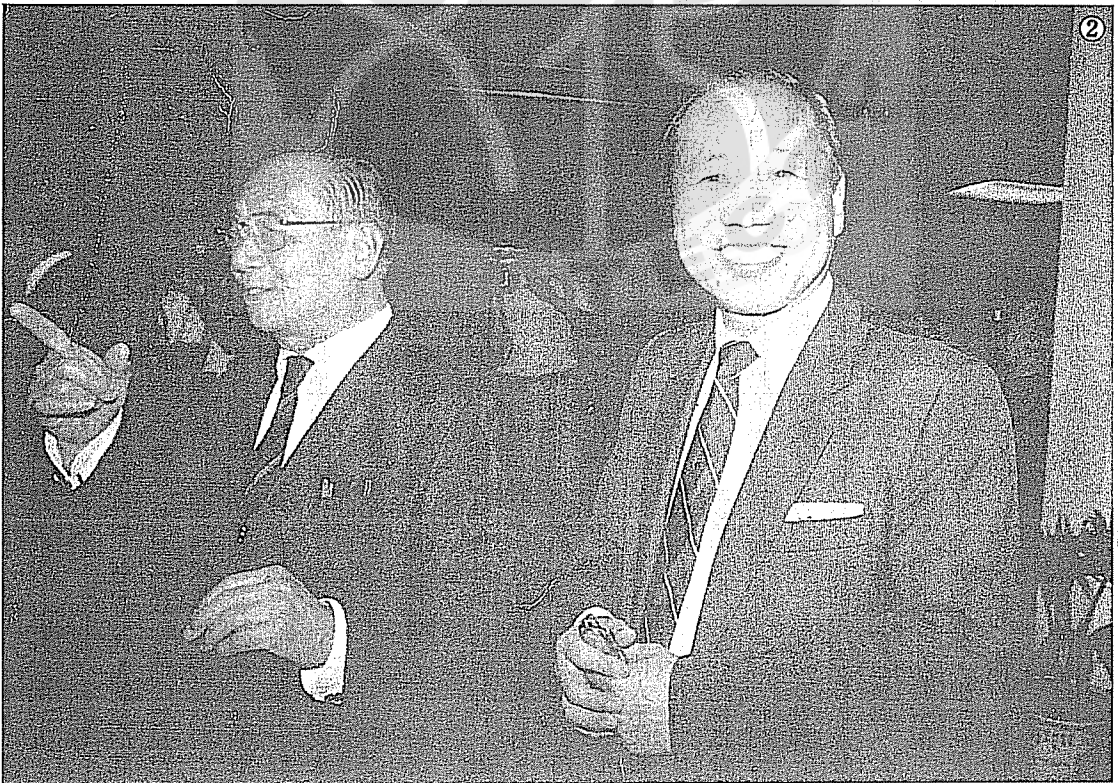
①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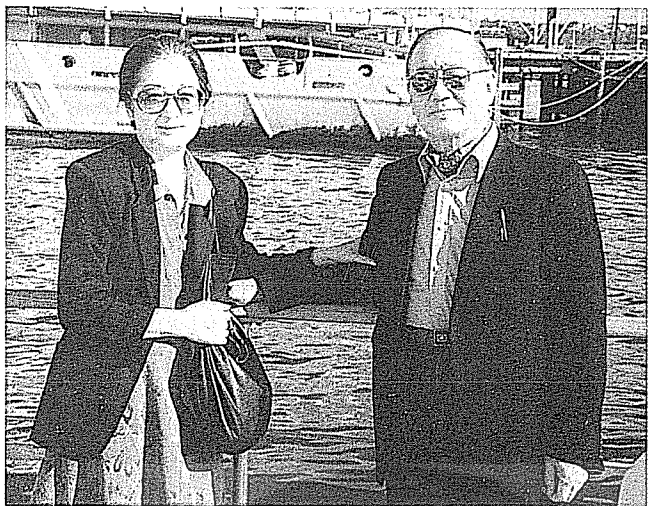
①周書楷（右二）任駐美大使時與前東南大學校長郭秉文合影。

②周書楷（左）自羅馬返國時在機場留影。

②



的一天，當時兄妹抱頭痛哭，其情其景如夢如幻一般。我們下榻於風景優美的臺灣道國際賓館，有熱情能幹的玲嫂為我們安排生活及旅遊事宜，哥哥則安心地整天和我們聚談。他仔細詢問了我們在大陸的親屬生活情況，我告訴他一切很好，沒有受到什麼打擊，主要是由於周恩來總理的關懷，使我們各方面都受到照顧，他這時說：「一九四五年重慶國共談判時，我和周恩來在一個桌子上開過會，吃過飯哩！」並滿意的笑了。這樣就解除了他原來的一些疑慮。



周書楷與夫人屠雪貞女士。

他還告訴我們，這些年來家庭和事業上均疲於奔命，以致心力交瘁。自從與玲嫂結合後，才有轉機，猶如紅日耀黃昏。我們衷心慶幸他晚年得福。

我見到他身體健朗，面色紅潤神采奕奕，其瀟灑風度不減當年，真使人不相信已是七十八歲高齡的老人。他整日和親人長談，談到盡興時，便開懷大笑。整日陪我們外出遊玩，精神之飽滿，為我和我的兒子們所不及。

哥哥是很重情義的人，他一貫對上孝、對下慈、對於父親貧病交加而死，始終耿耿於懷，並囑我們回去後，一定要為父親修墳立碑，重整墓園，過兩年他會回大陸去的。相隔四十年，他見到兒子們已是五十多歲的人了，疼愛異常，他用手撫摸著兒子的臉頰說：「你們都長大了，都成長得不錯，我做父親的沒盡到責任很是抱歉。」這種慈父的愛是我前所未見的，感人至深。

由於哥哥公務在身不能久留，相聚一週後，我們就要各返原地。這一週的天倫之樂，給予彼此以最大的慰藉，留下永久的溫馨。八月十三日，哥嫂親自送我們至羅湖橋頭依依話別。同一天，他們也飛返羅馬任所。

一九九一年春，他從駐梵蒂岡大使卸任返回台北。一九九二年六月，又約我和在東北的維特季特兩侄及我女兒超英再次去香港相聚。我們住宿於九龍大華飯店。此次相見，覺得他的精神狀況大不如前，每天只和我談一上午，下午便睡覺，他向我談及回台北後的情況，更多的則是回憶兒時往事，說我長得很像母親，對生母深深的懷

念，我見到他情緒有些消沉，我的心情也隨之黯然，想到他是事業心很重的人，其外交生涯五十餘年，名聲顯赫於世界之林，一但退下來是難以適應的，他處境我能理解，並由此產生對他的耽憂。他還說：「這次主要是很惦記你們，想見見你們，沒有別的。」這次晤聚也是一週，六月十六日他和玲嫂送我們到車站，臨行時他一再囑咐我保護身體，務必戒菸，我們也祝他倆珍重。想不到這是他對我說的最後一句話，這一別竟成永訣。

腸斷海峽哀思永繫

六月十六日我們在香港分手，回大陸後，還通過一次信。至七月三十一日相隔還不到半月，他便因心臟病突發猝然離開人世。噩耗傳來如晴天霹靂，戚友皆為之痛惜，親人則五內俱焚，心肝碎裂。他去世得太突然，太倉促了，使人不能相信他真的死了，我總以為這是一場夢。九月二日，我偕鴻、亞、維、季特四個侄兒經香港飛抵台北，最後瞻仰他的遺容，他安祥地躺著，我們千呼萬喚也無回應了。九月五日，台灣以李登輝、郝柏村為首的各部會首長，他的生平友好以及各界人士，按基督教儀式為他舉行了隆重喪禮。公祭大會上，著名的周聯華牧師在哀思禮拜中說：「我們不要認為他死了，他並沒有死，他現在天父的懷抱裡。」真的，他是沒有死，他的一切將永遠活在親人的心裡。

哥哥您安息吧。

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九日於武昌